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的希望在青年

李守奎

很早就听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陆续推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青年学者访谈录”，我当时就说这是一件好事。现在访谈文稿辑为一部大书，由中西书局出版，更是锦上添花的好事！

很久以来，收藏家得一器物，上有古字，欣赏把玩，或秘不示人，或流转售卖，有识之士考证题跋，发覆解谜，愈发珍贵，这个时候的古文字与出土文献是金石古器物的附属，主要功能是使古董增值。清末以来，古文字与出土文献逐渐分离出来，吴大澂用古文字补充《说文》的古、籀，王国维将其作为新学问的新材料。随着学科化进程，对这些古器物上用古文字书写的古文献从语言文字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就形成了古文字学，从历史文献的角度进行研究就形成了出土文献研究，两个学科彼此依托，互相为用，各有侧重，成为现代学科中的“冷门绝学”，随着对传统文化的肯定与否定或沉或浮，但从未断绝。现在，汉字的价值愈发受到重视，古文字学亦空前繁荣，国家实施“古文字工程”，古文字学列入“强基计划”，很多高校开设古文字专业，古文字学已成名副其实的“显学”。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学的繁荣是时代的需求。但实实在在的学问，都不是说需要就马上能有。出土文献与古文字是实证的学术，真正的繁荣需要有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世所公认的学术大师。

圣人不世出，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的大师也不世出！因为参与整理清华简，我目睹了李学勤先生的呕心沥血，直到生命的尽头，他还在惦记着清华简的整理。去拜访裘锡圭先生，有下面一段对话：“裘先生您的气色很好！”“最近写一篇文章比较累，不然会更好。”“您要以保重身体为重，文章先放一放。”“不写文章活着干什么！”李先生、裘先生是大师。向大师致敬！但大师渐渐老去，新的大师在哪里？

我在吉大古籍所读书的时候，吴振武师学问之广博令弟子们仰望，但吴老师却说：就我们目前的积累来说，不论如何努力，也仅是过渡的一代，把我们应该做的尽力做好，不要强求做不到的；我知道自己应该做的。当时我对学术史和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这些学科的特点还缺少整体的了解，对老师的话不是很理解。现在慢慢懂了：一方面一个人最应该读书的时候没有书读或不让读书，营养不够，发育不良，这是何等无奈；另一方面对于一个学术团队来说，需要有人来做人梯。吉林大学人才辈出，这或许就是吴老师所说的应该做的吧。

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有大师作榜样，有刘钊主任和全体成员为中心建设发展精心谋划、不懈努力，不仅是学术研究的中心，也是人才培养的中心，一流的研究成果纷至沓来，优秀青年学者在学术界崭露头角，攻坚挑战，引领前沿。这次组织青年学者访谈，不仅凝聚力量，鼓舞士气，而且可以见到实实在在的引领效果。七十位青年学者皆一时之选，各有建树。通过访谈，可以了解每一位青年学者的成长道路，成功法门，可以示人以轨则。一部书看下来，看到了他们传承的道义、精神、方法，看到了他们日就月将、成就喜人，看到了胸怀与眼界，看到这个学科的未来。

中西书局出书，一向有眼光，有信誉，有质量，与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合作出版此书，可谓强强联合。

今天，《日就月将》能够让广大读者看到生动活泼的故事和心路，能够让有志于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的读者受到启迪。未来，《日就月将》会成为学术史的珍贵史料。我坚信，这部书中的一些内容会成为某些优秀学者乃至学术大师的最早自传资料的一部分。

《日就月将》叙写历史，预流未来，“学有缉熙于光明”，可期也！《日就月将》将吸引更多的青年学子日有所知，月有所得，岁有所成，终成其大！